

“那时，队员们都想揍袁头一顿”

作为队员，他是江苏男排的第一批运动员；退役后，他带领中国女排连续夺得三个世界冠军，在全国传为佳话；65岁时，他带领中国军团在雅典奥运会上—举拿下32枚金牌，跻身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……

今天，南京体院建校50周年大庆，这个在外整整漂泊了44年的游子回家了。他，就是袁伟民！



袁伟民夫妇、邹志华夫妇和张然(中)合影 资料图片

他和我互当月老

采访人物：邹志华(袁伟民的队友)

1958年8月1日，一列开往南京的列车上，一个青年不时地向窗外张望着，外面景色怡人，车厢内却拥挤不堪，这个青年就是袁伟民。此时，19岁的袁伟民刚从苏州市高级中学毕业，因为身体指标不合格，袁伟民失去了报考空军学校的机会，转而改报江苏男排，结果被选中。这次，他就是去南京体院参加江苏男排的首次集训。

作为江苏历史上第一批男排队员，袁伟民和他的队友们的使命就是迎接1959年举办的第一届全运会。他的队友邹志华回忆：“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会打排球，但都有一点体育的功底。”换作现在，19岁入门打球，这是一个再也不可能的事情。

身高1.8米的袁伟民在排球场上算不上身材突出，但是他手大脚大，加上移动快，动作灵敏，教练张然认为这个苏州小子是个当二传的好材料。邹志华说：“袁伟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，很会用脑子打球，和队员的关系也非常不错，这些都是一个优秀二传必备的素质。”

那个年代的南京体院室内球场很少，十多个运动队都在一个体育馆训练，要想进馆打球得排上很长时间的队。于是男排训练安排在室外的煤渣地上，到了夏天煤渣子烫得人脚都踩不上去，教练张然就带着队员在煤渣

上洒水给地面降温，即便如此队员的脚很快就被烫出了一个水泡。穿着鞋子打球磨着脚疼，袁伟民索性就将鞋子脱了，光着个脚在地上摸爬滚打。

邹志华说：“袁伟民是一个训练起来非常认真、玩命的人。一次在体院训练，为了鱼跃救一个球，他一头撞在了柱子上，大门牙也被磕掉了一颗，顿时鲜血直流，但是他简单处理了一下就继续投入到训练中。现在他的门牙，还有一颗是假的呢！”

那时，江苏排球队刚刚组队，还没有男排女排之分，队内一共就八个人——六男二女。袁伟民是当时的排球队长，男排的邹志华和女排的孙洪娴则是团支部的委员，再加上后来进队的女排队员郑沪英，四个人的交情非常好。1962年，袁伟民、邹志华和郑沪英一同入选了国青队。临行前一天，袁伟民突然找到孙洪娴：“你和邹志华可是老搭档了，团支部的工作一直搞得很有生气，这和你们的辛劳分不开呀……”孙洪娴脸一红，心猛跳了几下。一个星期后，孙洪娴接到一封北京来信，打开信，一枚漂亮精致的纪念章滑落下来，这是排球首届全国赛纪念章，在当时十分难得。孙洪娴满怀欣喜地读完了来信，信的末尾写道：“我们都惦记着你。”落款人只有一个姓

名——邹志华。

1964年，邹志华在一次训练中伤了膝盖，并且出现水肿，只得离开国家队。一天晚上，袁伟民和邹志华聊天：“哦，回去别忘了，代向小孙问个好。我老觉得，你们是一对儿。”说着，袁伟民笑了。邹志华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没说，他也笑了。

说来也巧，郑沪英也因为伤了韧带被迫离开国家队，她将和邹志华一道回南京。临行前一天，邹志华突然向袁伟民提议去天坛公园玩玩，袁伟民立即同意。邹志华说：“把郑沪英叫上，我已经跟她说了。”邹志华盯着袁伟民，袁伟民却一言不发，从口袋里取出香烟，打算和邹抽一根。邹志华说：“别抽烟了，小郑等着呢。”到了天坛公园，邹志华说：“哎呀，我得办点事，明天就要动身，还有一点准备没有呢，你们谈谈吧，可别吵架，明天就要分手了。”说着，溜烟走了。袁伟民和郑沪英则结伴朝公园里走去……

动荡的运动员生涯，使他们无法享受正常人的爱情生活，因此他们的恋爱过程往往比别人要长得多。邹志华和孙洪娴谈了将近八年的恋爱，才完成婚姻大事。袁伟民和郑沪英的恋爱更长，整整十年，方才成婚。而两兄弟相互撮合，促成了彼此间的婚姻大事，在圈内也传为了一段佳话。



他最爱吃芦蒿

采访人物：张洁云(袁伟民的弟子)

现年50岁的张洁云是老女排的第一批队员，1976年调入国家女排。她同队友一起参加了1977年世界杯赛获第四名，1978年世界锦标赛获第三名，1978年亚洲锦标赛获冠军，1981年世界杯赛获冠军。张洁云技术全面，进攻路线变化多，手腕灵活，号称“无声手枪”。

作为老女排的一员，张洁云在袁伟民的手下一呆就是六年。谈到自己的恩师，张洁云冒出的第一个字就是“狠”。1976年老女排刚刚组建，第一次集训是在青岛。由于青岛没有室内的场地，袁伟民就带着队员在沙地上练。虽说是在室外，但是袁伟民对队员的要求却一点也不打折扣。救球必须倒地，因为是砂地，一倒地就蹭破一层皮。那时一堂训练课下来，女排队员的身上有点皮肉伤太正常不过了。

因为女排集训的地方是在海边，淡水比较缺乏，每人每天只有一桶淡水，这水不仅要喝，要洗衣服，还要用来洗澡。为了节约用水，每次训练完，袁伟民就命令队员下海洗澡。张洁云说到这里，突然加重了语气：“袁头那个时候真狠啊！下海洗澡，盐水沾着伤口，别提多疼了。但是为了节约淡水，他还开玩笑说，这能杀菌。从海上来，大家也舍不得用淡水，每次只能用毛巾蘸点淡水简单擦下身体！”说到这里，张洁云开玩笑说：“那时女排队员都特别恨袁伟民，因为练得实在太辛苦了，队员们连打袁头的想法都有了。”

袁伟民不仅训练严格，而且非常善于把握队员的心理。洛杉矶奥运会时，中国女排夺冠呼声很高，作为队内的核心队员，郎平的压力很大，前面几场比赛铁榔头始终发挥得不够理想。这一切都被袁伟民看在眼里，袁伟民知道，郎平背上了沉重的包袱，这个包袱卸不下来，郎平就发挥不出来。一天晚上袁伟民找到郎平，狠狠地批评了她：“你现在有什么放不下的啊？不就是个世界冠军吗？有啥了不起的……”袁伟民的几句话一下点到了郎平的痛处，那一夜郎平在房外大哭了一场，这可把团部的领导吓坏了，但是袁伟民很了解自己的队员。果不其然，哭了一夜后，郎平彻底放下了包袱，比赛也一场打得比一场好！张洁云说：“袁头是一个会很把握队员心理的人，不同性格的队员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激发他，这就是袁头的高明之处。”

现在老女排的队员基本上都在北京生活，私下里老队员们都喜欢聚在一起聊起感情。私下的聚会，袁伟民是逢喊必到的。倒是那种有工作关系的饭局，袁伟民不爱参加。张洁云说：“一次袁头开玩笑说，所有队员的饭我都能吃，唯独张蓉芳、排管中心主任)和孙晋芳(网球中心主任)的饭是不吃的。因为她们和我有上下级关系，吃了她们的饭就得给她们干事，我不乐意！”张洁云现在每次去北京都要给恩师袁伟民带点江苏的特产。但是在所有的特产中，袁伟民最喜欢的还是南京的土菜芦蒿。所以每次南京有人去看袁头，带上芦蒿准没错。”

他很会模仿

采访人物：张然(袁伟民的老师)

从茫茫人海中选中袁伟民，张然可谓是慧眼识珠。谈到自己的这个爱徒，76岁的张然还是很谦虚：“很多记者都问我，袁伟民为何能从一个运动员，到教练员再到一个部级干部。我觉得，这不是哪个人对他的栽培，而是他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。”

1958年，为了准备全国第一届全运会，当时体育局在南京的山西路进行了一次全省体育人才选拔。张然回忆说：“当时身材好的人都去报篮球了，剩下条件不够的只有报排球，当时报名排球的只有不到20人，最后我只选了5个人，还不够一个首发阵容呢！我的选择标准就是宁缺毋滥。”在那一

热，房间又没有电风扇，为了凉快点，张然索性带着队员睡到操场上。午睡时，操场上全是太阳，张然和队员一起去灵谷寺的大树下休息。”这样的生活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。”回忆着过去的日子，张然感慨道。

那时袁伟民每天的伙食费仅仅六毛钱，喜欢吃鱼的袁伟民在那个年代很难得才能一饱口福。张然说：“三年自然灾害时，我们吃得最多的就是豆腐，就是豆腐渣做的。有时没肉吃，连体院里养的鸡都杀了吃。”

袁伟民当队员时，张然就觉得是个好苗子。“他的理解力强，认知水平也比较高，最大的特点就会模仿。”张然说，袁伟民模仿能力强，自己也是多年后才发现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全国各地方队在漳州集训，张然任训练组组长，当时袁伟民已经是国家体委副主任了。有天袁伟民找到老师张然，希望二传出身的师傅能将全国的二传都集中起来训练一段时间，以此来加强二传的传球技术。

一天训练时，国家体委排球处的官员看了张然训练后说：“张老师，您的传球动作和袁头的真像！”听到这个评价，张然笑了：“这话你说反了，应该是袁伟民的动作像我，因为他是我的学生嘛！”

张然很少会向外人提起自己是袁伟民的老师。“没事时我基本不找他，他在那个位置找他的人也多。”虽然这样，但是四五十年来，袁伟民只要到南京，都会抽空去看望自己的恩师。今年袁伟民从苏州参加完体育大会后，在南京逗留了几天。其间听说张然老师因为胃病住进了医院，袁伟民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鲜花赶往医院看望恩师。张然说：“后来回到北京，袁伟民一直放心不下我的病，他太太回南京时，还特意给我带来了贵重的冬虫夏草。”



袁伟民和恩师张然 资料图片

批队员中，邹志华、袁伟民都是张然亲眼看中的。

由于曾是一名军人，张然带队都是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。早上出操、白天训练、晚上学习，袁伟民那批队员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。张然说：“我那个时候要求队员每天都要写训练日记，袁伟民不仅写，而且还经常在日记中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。”

那时的训练条件非常艰苦，一个队十几个人都住在体院大操场下的破屋里。夏天很



秦毅斌现在是江苏女排的教练

他重情重义

采访人物：秦毅斌(袁伟民的助手)

1981年老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的那一次集训就是在南京。老女排队员张洁云说：“南京就是女排腾飞的福地。”

那次在南京集训时，袁伟民从江苏男排挑了六个队员去给女排做陪练，现任江苏女排教练秦毅斌就是那年的六个陪练之一。随后在女排备战洛杉矶奥运会时，袁伟民再次钦点秦毅斌给女排当陪练，和秦毅斌一起的还有现任女排主帅陈忠和。

秦毅斌说：“袁指导的严厉是出了名的，如果哪个队员训练态度不认真，那就惨了。女排队员经常有人被他练到夜里1点多钟。”袁伟民训练有个指导思想：打关键球，练重点队员。像郎平、张蓉芳这样的尖子队员常常成为袁伟民重点照顾的对象。因为常被袁伟民体罚，队员们就都想开袁伟民的恶作剧，来报复一下袁指导，但都没得逞。秦毅斌说：“老女排的队员性格都挺活泼的，训练场下也喜欢开玩笑，当时队里流行一个整人的游戏叫做砸夯(就是四个人将某一个人抬起来，摔在地上)，队里所有的助教、陪练几乎都被女排姑娘整过，唯独袁指导幸免。一次张蓉芳想挑头整袁指导，刚一出手就被袁指导发现了，袁指导一个敏捷的躲闪，反倒让张蓉芳摔了一个跟头。”

在国家队陪训的那段日子，秦毅斌和袁伟民同住一个房间。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，但是秦毅斌依然记得，袁伟民每天早上准时6点起床，打扫卫生，房间里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！在袁伟民宿舍的墙上贴满了主要几个对手的技战术打法。秦毅斌说：“上世纪80年代初，袁伟民就会电视剪辑了，他经常把海曼等几个主要国外攻

手的进攻录像剪辑在一起，和队员分析。有时他怕队员光看录像太枯燥，还放点音乐来调剂一下！”

袁伟民不仅爱钻研还很好学，即便是像秦毅斌这样的陪训队员，他也经常和他们聊天，听取他们对女排的一些意见和看法，好的建议他立刻就运用到训练中去。

奥运会结束后，袁伟民也没忘记秦毅斌这些陪练，秦毅斌说：“袁指导特意问我们这些陪练员有啥要求，只要是在他能力范围内的，都尽量满足。当时有人想继续留在女排当陪练，而我则想回南体读书。这个要求袁伟民也帮我实现了。从中不难看出，袁指导还是一个很重情重义的人。”

回到南京后，秦毅斌有次写信给袁伟民，希望他能在美国带一个奥运会的首日封。没想到袁伟民不仅送了秦毅斌一套奥运首日封，上面还有中国女排全体将士的签名，这个细节让秦毅斌至今难忘。

■采访手记

是人不是神

因为老女排的光芒，袁伟民给外界的形象是严厉，甚至有些可怕。因为身为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，他又会给人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。通过采访，我通过近距离地走近袁伟民，我知道这些都是错觉。

不止一个采访对象告诉我，“他是人不是神！”

张然说，袁伟民是我的学生。邹志华说，袁伟民就是一个兄弟！张洁云说，袁头永远是我的老师！秦毅斌说，袁导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。

离家近半个世纪，袁伟民乡音未改，最爱吃的还是家乡的芦蒿，最爱听的还是苏州的评弹。

退休后他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，没事打打球，练练毛笔字！了解他的人都讲，袁伟民是一个很看得开的人，局长的位子下来就下来了，他没有舍不得。关于体育的事情，他不会再去过问。在他看来，退居二线再管事不仅给现任领导带来工作上的不便，而且也有点想不开了。就像他给队友林亚民的电话里说的一样：“我干了47年的体育，一直都没有轻松过，退下来了，我也终于轻松啦！”

■个人资料

袁伟民，生于1939年7月，江苏苏州人。1958年进江苏省男子排球队。1962年入选国家男子排球队，任主力二传。退役后，出任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。1984年起任国家体委副主任，全国体总副主席，中国奥委会副主席，中国排协主席，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主任。

1998年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，后任局长。2004年12月9日，卸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。



本版撰稿 快报记者 付智勇
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顾炜 实习生 倪春燕
(注：资料图片为翻拍)